



## 美食

## 但爱白鱼美 方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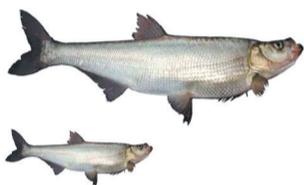
## 杂记

## 生生不息

张勤丰

家住大湖边，食鱼乃寻常事。各类湖鲜中，尤喜翘嘴白。翘嘴白即白鱼，又有白鲈子、白鲈子、白丝子等称。翘嘴白的体型扁长，它银白的身子、厚脊扁腹，配上微微上翘的头部，形似侠士手中那一把银亮的柳叶刀，所以一些地方又有柳叶鱼之称。每见白鱼下颌上翘、嘴巴噘噘的样子，总觉得它在撒娇使性，让人陡生怜爱。但怜爱总抵不住鲜美的诱惑，一条条体型秀美的白鱼在煮妇厨男手下成快味之美。

噘着嘴的翘嘴白自然娇气，离水须臾即死，这让我感觉它并非寻常之鱼。我很欣赏它刚烈的个性，绝不像那些庸碌之辈，得过且过地在菜市的水盆里浑浑噩噩地摇着尾巴。也绝不可能像那些扭捏风骚之徒，能被弄进某个玻璃缸中，在那一方死水中搔首弄姿。即便是上了餐桌，也是噘着一张嘴，瞪着一双倔强的眼，表达着一种轻蔑、视死如归的决然。



在水湄，为了保持白鱼的活性，渔民或钓者一般将刚捕获的白鱼，浸放在水中的网笼里。有缘得一二，忙屁颠屁颠地往家赶。刮鳞剖肚去腮除脏，或清蒸或红烧，任我味蕾上的喜好决定掌中锅勺的摆弄。

梅雨季及其后旬月，是吃白鱼的最佳时节。这时的白鱼，乡人称之为梅白。连绵雨季，河渠水涨流急，白鱼成群结队逆流戏水产子，河湖接口处最易捕获。这时捕捞的梅白，会从鳞下渗出液汁，乳白似奶，其肉细腻滑嫩，柔软而富弹性。

相传春秋时，庄子某日钓得一条梅白，拎鱼去探母。及至母家，见门上锁，于是挂梅白于门上。等下午再去看母，见门仍锁，门上只留下一副鱼骨，而地上却汪着一摊如奶的水渍。原来，梅白竟经不起阳光的暴晒，化成水了。这样美好的传说无须讲究情节，乡人不过用其生动赞美梅白的鲜嫩罢了。

白鱼在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，还被称作孝鱼。遥远年代的巢湖，水域更是广阔。在湖西岸，有座白鱼墩，传说是渔民为一条死去的巨大白鱼建的坟茔。每年夏天，平常游弋于湖中的白鱼，遇雨量丰沛的梅雨季，顺河道逆流而上，成群成群地来到白鱼墩。民间流传，这是白鱼子孙按时按节来给白鱼先祖上坟

了。这时节，每当渔民们在湖中捕到红眼睛的白鱼，就会说：这白鱼上过坟啊。

其实，白鱼红眼是戏水途中抢水时把眼给浑水呛红了，哪是真的哭红了。美好的传说在给我们品尝鲜美之时增加了有味的谈资，带来别样滋味。而啖梅白，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、美好的享受。

梅白，其鱼肚处的肉嫩滑无刺，入口即化，凝脂般的感受在口腔中弥漫，温润美妙。鱼身处的肉薄而细腻，柔嫩鲜美，瞬息将人带入那片波光潋滟的水面。而其稍显厚实的鱼背之肉，软润而富肌理，一块入口，仿佛唇齿间演绎一场轻盈曼妙之舞。

白鱼红烧、清蒸皆宜，但要视其“个头”。太小了刺多肉薄，太大了肉实粗渣。清蒸斤半左右为佳，两斤以上的，宜红烧入味。

“打攘”干净的白鱼摆在盘中，撒少许盐、白胡椒粉，鱼身上再摆放葱、姜片，放在锅内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10多分钟。开锅后，把盘中蒸出的较腥的水倒掉，同蒸的葱、姜片也捞出，将新切的葱丝、姜丝、红椒丝等撒在鱼身，浇上香醋、生抽，最后再浇上滚沸的香油，寻常人家一道简单地道的清蒸白鱼就烹制完成。

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白鱼端上桌，不说鱼白、姜黄、葱绿、椒红之色爽目悦心，仅那袅袅之气入息，已是诱人馋涎欲滴。

清蒸白鱼，也有配以虾籽、火腿等鲜物的，江南一带，喜加香糟，认为是绝配。清人袁枚在其《随园食单》中就有记：“白鱼肉最细，用糟鲥鱼同蒸之，最佳。或冬日微腌，加酒酿糟二日，亦佳。余在江中得网起活者，用酒蒸食，美不可言。糟之最佳，不可太久，久则肉木矣。”

在巢湖水域的吃鱼习俗中，还常喜欢将新鲜白鱼腌渍、晒成鱼干，加辣酱放在饭锅头上清蒸佐餐，吃时更有一股特别的鱼香，让人食欲大开。

晒成鱼干，最多的是“一拃长”以内的小白鱼，乡人称之为餐条子。餐条子性活泼，善跳跃，常在水面窜来窜去。乡间对调皮捣蛋、活泼好动的伢子，便称其“戳戳餐子”。因餐条子喜结群游动，有经验的渔民一网有时能打上几十斤。

新鲜的餐条子，指甲在鱼身两边一推，就除了鱼鳞，腮下一掐，就挤出内脏。一堆餐条子下锅，加点盐、酱、姜、葱、椒，开水一煮，那个汤鲜得让人翘眉毛。餐条子汤泡饭，能撑得肚子圆得像反扣个锅。

## 随笔

## 别了，“回力牌”球鞋 吴中伟

十岁生日那天，收到一双“回力牌”球鞋，是远在铜陵工作的堂姐托老人家捎回来的。那时的世界很小，仿佛只要是出了县城就是很远、很远的路途。没有精致的包装盒，只有类似于牛皮纸的外壳和细绳紧紧捆扎在一起，还散发出一股冲人的樟脑丸味。因为是雨季，江南潮湿多霉，我不知道它在柜台里翘首等待了多久。于我，是一种望穿秋水的渴求。

软软的，富有弹性的鞋底，摸起来，恰似隔壁家小胖的脸蛋，它不像母亲纳的“千层底”那般硬实；光洁的鞋面，醒目的“回力牌”商标，让人爱不释手；棉质的鞋带，圆圆的“鞋眼”，一闲下来，就喜欢从孔眼鱼贯而入，听着柔滑的摩擦声，特别舒坦。

只等请“脚”入“鞋”，愣是将脚洗了又洗，擦了又擦，穿上一双崭新的棉袜，敞开心扉、放松鞋带、缓缓放脚，再收缩、系紧鞋带，不像老家这一带盛行的方口鞋，全靠两侧橡皮般大小的“松紧带”调节，一天下来，常勒得脚背生疼。

因为是雨天，满地泥泞，怕是弄脏了新鞋，我几次兴致勃勃地穿上，想在外“溜达”一圈，都被母亲示意脱下，“湿漉漉的，费鞋！”

也曾梦里，穿上它，不管不顾地踩在小水沟，溅起美丽的水花，或是肆无忌惮地跑在碎石子铺就的乡村小路上，耳畔呼呼生风，正春风得意，向小伙伴炫耀时，突然发现鞋帮浸水开胶了，顿时吓醒，睡

意全无，内心的快意也已消退大半……

终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小心翼翼地穿上了它。走廊间、操场上、放学途中，我又蹦又跳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似乎也未能博得同学们艳羡的目光。不像在雨天，孩子们无所事事，追逐打闹，一眼就盯上了鞋。

又是一个雨季。有些褪色、泛黄的“回力牌”球鞋被母亲洗刷得干干净净，它被收纳在柜子里，正如它来时的那样——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只是它再也不能感知脚的冷暖，心的悲欢——它小了，没跟上成长的节奏，挤脚！“小孩子长得太快了，才一年，鞋就小了！”母亲望向我，恍若错过了什么，表情有点可惜。

“是雨天，太漫长了！”心绪翻涌，百感交集，几乎是一字一顿，但我终是没有说出口。眼角的余光不经意地又瞥向了柜子，像是要洞穿柜子里那双陈旧、落满岁月尘埃的“回力牌”球鞋。此刻，它已“无力回天”，就像时光无法倒流，可惜，可惜……

“送给隔壁的小胖吧！旧鞋了，雨天也还可以穿。”母亲顿了下，她总是怕扔了东西，她们那一代人大多是这样。浮想着小胖在雨水中尽情地撒欢，恍惚间，眼前分明掠过一种别样的快乐！别了，“回力牌”球鞋。后来想想：晴与阴、新与旧、大与小，好像都与快乐无关……

去年11月30日，我们夫妇跨越一百多公里，从肥东县城赶往六安乡下，参加学生茹的女儿百日宴。天气晴好，季节已是小雪，可温暖的天气给人一种春已至的错觉。茹在县一中读高中时，我教她三年英语。她2018年从黄山学院大学毕业，2021年就与相恋五年的男友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来年儿子出生，去年冬季又生下女儿。孙子孙女双全，她的父母与公婆都非常开心，决定在百日宴上宴请所有的亲戚，并在村祠堂前请戏班子唱几场庐剧，让四方乡邻前来观赏，分享他们一家的快乐与喜庆。

一到茹的公婆老家，她就与她的爱人迎了上来，欣喜不已。午宴我们坐在上席，她的父亲对我给予她女儿的格外关注深表感谢，亲戚们频频向我们夫妇敬酒。生于20世纪60年代，我们已经年届花甲，见证了国家由贫弱走向富强，技术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舒适与自由，城乡面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，我们对物质生活上的丰裕与精神生活上的富足已经感到十分满意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们赶上了国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，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。目睹那些因偷生、超生的同事或同学受到降薪、降级处分，加之教师工资不高，经济条件拮据，我们断绝了生二胎的念头。抚养独生子女成长、成才、成家，纵使大学学费高昂，房价飞涨，可由于教师收入不断增加，我们也没有感到太吃力。然而，孩子在外城市工作，留在老家的我们有时确实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一些冷清。这时，我常想，如果我们当年冒险再要一个儿子或女儿，一个孩子在外面上班，一个孩子在身边工作，我们一定能享受到更多的天伦之乐，感受到更多的亲情温暖。

我们那辈子人，想多生却不敢生，可如今的90后与00后，许多人谈恋爱，不结婚，不要孩子。新一代年轻人，爱情观与婚姻观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从过往的封建保守，到如今的不婚主义与丁克家庭。爱情简直就像一个逃犯，在金钱与物质的双重追捕下，畏畏缩缩地躲进深山老林，不敢抛头露面，家庭中爱的结晶孩子也成了祖父母们望眼欲穿的稀世珍宝。这种奇怪现象已经成了许多家庭之痛与当今时代之痛。

学生茹在合适的年龄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我很赞赏。她结婚时，我们夫妇前去恭贺；生孩子时，我们没有忘记及时发去红包道喜。

生生不息，人类家族的血脉才能得到延续，家族积累的财富与风尚才能有后代继承。只有千家万户的兴盛，一个国家才能够实现兴旺发达。

不久前，妹夫95岁的老父亲无疾善终，众多亲人聚到一起，为老人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，老人体面而有尊严地离开人间，奔赴遥远的天堂，与八年前离世的老妻相会。

老人夫妇一生养育和抚养了五个女儿、三个儿子，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后代，后代们许多已经成家立业，四世同堂的一个大家族人口众多，瓜瓞绵绵。老人的家族宛若一棵挺拔蓊郁的大树，树干之上生出若干枝桠，枝桠之上又衍生出更多柔嫩的枝杈，枝杈上生长出无数碧绿的叶片，开出鲜艳的花朵。这棵大树俨然成了大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。